

〔清〕宣鼎著

夜雨秋灯录

黄山书社

2.1
=2

责任编辑：胡贯中
封面设计：方绍武

夜雨秋灯录
【清】宣鼎著

*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25 字数：200,000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23,000

统一书号：10379·23 定价：1.55元

出版说明

笔记小说《夜雨秋灯录》，曾在清代小说界中崭露头角，传诵一时，它以故事奇特、耐人咀嚼玩味而博得广大读者的好评。它是安徽文化宝库中值得重视的一份文学遗产。我们将它校点加以出版，以飨读者。

《夜雨秋灯录》为天长县宣鼎著，共四卷，续集三集，各四卷，一百一十三篇，多写鬼魂等似觉荒诞的故事，然而却寄寓了作者的愿望：劝善惩淫。

书中勾勒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有儒生，有武士，有孝子，有贤妇，有骗子，有妓女……。他们都是下层人物。透过这些人物的活动，可窥那个社会的形形色色。书中既揭露和鞭挞了各种丑恶的行径，也歌颂了大公无私、见义勇为的高尚品德和男女之间的纯贞的爱情。绮丽而不妖艳，质朴而不俚俗。当然，本书也有一些封建性的糟粕，如宣扬堪舆卜筮等迷信活动，有些篇章有少量淫秽描写，还有一些污蔑农民革命的文字。对这些问题，读者自应持批判态度去阅读。

本书为文言文。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改排简化字，加标点符号。对书中的衍文、漏字和错字作了改正。因时间仓卒，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如蒙教正，不胜感激！

黄山书社

一九八五年六月

目 录

卷 一

青天白日	1
银 雁	6
王大姑	12
雅 赚	13
东邻墓	17
吴孝子	23

卷 二

龙梭三娘	25
迦陵配	29
刘子仪膏药	34
忠魂入梦	35
奚大瘤	37
玉红册	42
一声雷	45
应声蓝面鬼	48

卷 三

桂林臬署三异	49
烈殇尽孝	50

父子神枪.....	55
珊珊.....	59
麻疯女邱丽玉.....	65

卷 四

佟阿紫.....	73
雪里红.....	77
邬生艳遇.....	81
假五通神.....	84
郝腾蛟.....	90

续 集 目 录

卷 一

卓二娘.....	95
丹青奇术.....	99
范小仙.....	102
郁绿云.....	105
樟柳神.....	112
古铁剑.....	113
丧事演剧.....	115
谷於菟.....	116

卷 二

木孩童.....	118
----------	-----

痴兰院主	122
沉香街	125
小癞子	127
稽耸歿为文信国公冥幕	130
丐癖	132
发绣佛	137

卷 三

大脚仙杀贼三快	140
南郭秀才	143
驴化为履	145
树孔中小人	146
楠将军	149
昙花记	151
博山两贤妇	154
珠江花舫	158

卷 四

金竹寺	163
石郎箕笠墓	166
马姓	170
离垢园	171
陶庄	176
十丈莲	179
古泗州城	182
独角兽	184

三集目录

卷一

先觉僧	186
华疯子	188
补骗子十二则	190
某广文	202
三官救劫	202
雷神	203
汤文正	204
卜者梁翁	206
小王子	208

卷二

科场五则	211
姚幕府	217
周封翁	219
陬邑官亲	221
同胞三鼎甲	223
义猫	224
李老	226
丁养虚	227
阮封翁	229
赵甲	231

转女为男二则233

卷 三

妓笃故谊	236
破镜重圆	237
珠妓情殉	239
四川某贾轶事	240
记瘦腰生眷粤妓莲真事	241
崇川侠妓	242
冶游遇故妻	243
阿韩传	245
九月桃花记	246
记珠江韵事	248
得新忘旧	248
女仙降乩词	250
船女奇缘	251
情死	252
记邗江张素琴校书毕命事	253
记钱姬假途脱籍事	254
记紫蓉女奇逢	255
记珠江才妓事	257
蚌精	258
品花剩语	259
李芸小记	260

卷 四

- 吴门张少卿校书《花烛词》并序261
- 接录和张少卿《花烛词》262
- 张少卿题虎阜寺壁四绝263
- 玉峰樵客后游虎阜拂拭新题殊为惆怅
而芳迹莫可追矣因和四绝263
- 和张少卿女史虎阜寺题壁诗原韵264
- 和张少卿题虎阜寺壁绝句并序264
- 虎阜名姝与榕城生逸事265
- 西冷太瘦生偶记269
- 情种轻生271
- 双龄小传272
- 溧阳女子题壁诗273
- 一度风流千贯钱273
- 天缘巧合275
- 珠江风月277
- 记李三三逸事278
- 姚倩卿小传279
- 郑素琴小记281
- 马双珠传283
- 胡宝玉小记284

《夜雨秋灯录》卷一

青天白日

浙人南宫认庵，以字行，幼随父琥，宦于粤。清廉，窘其橐。母先逝，父继卒。亏库款，将系狱。素审叔璧幕于苏，欲往依之。潜焚两亲骸，以竹笼负之，徒步逸。餐风咽露，跋涉奔波，一载始抵。寻叔无耗。时苏正岁歉，益困。急倾守囊钱，购半亩地瘞之，志以碑，结茅若团瓢，守其侧。蓬头垢面，沦入乞儿，剩饭残羹，尚知荐祭。时年仅三五，性孝且慧，貌癯不枯。闻吴儿山歌，学之，即当伍氏箫，始免馁。朝村暮郭，倏忽三年。偶倚古寺门，向阳扞虱，面即贵家园，时见美人楼上眺，顷一小鬟，艳年二八，出而反掩其门，行向西，忽伏草际，少时，整衣去。知为小遗。甫数步，即若有贖物坠地，软无声。呼告之，婢不觉。遂掩襟往覘，锦袱也。中裹金玉钗钏，珠宝零星。媵以鱼函，折作方胜。书云：“十郎哥哥足下：妹谬以陋质，获配清芬，亲上做亲，幸中之幸！牵牛西北，一水盈盈；孔雀东南，双声隐隐。盟深金石，妹喜嫁得梁鸿；劫转沧桑，郎忽贫如司马。然而鲍宣对挽鹿车，阮氏何嫌犊鼻！幸鸡窗攻苦，卜鸿路飞腾。敢怨标梅？抚青青而未艾，惟祈折桂，脱白袷以来迎。逆知青眼频更，红丝欲断，每听狐语，似怨前度之冰，欲倩蜂媒，再接他家之酒。心石坚而不转，辞簧鼓而须防。若真

挟瑟改弦，定弹黄鹄，时拟传笺布意，恨少青鸾。小婢娟奴，虽曰主仆，实同腹心。事已迫于燃眉，情实殷于刺目，遣寻一鹞，面展双鱼。奉上緘泪之句，断肠之辞，宛转十三行，预仿苏娘织锦；附以缠臂之金，搔头之玉，珍珠一百颗，聊为匡壁添光。不尽缠绵，泥中人再为饶舌；未敢陨谢，爨下材急不择音。敢布愚忱，伏维怜鉴！某年月日，秦氏小妹贞璞衿衽手肃。”南惊读一过，诧曰：“险哉！东床落魄，富儿赖婚，锺情者越礼冒嫌，进疗贫方。若为他人拾得，则婢固命尽，即迢迢牛女，亦复睽违，鹊桥无日矣。曷坐以视之？”少顷，婢返。面色灰死，仓皇觅榛莽间不得，仰天叹曰：“奴死不足惜，负主人托奈何？”南笑曰：“娘行失何物，值何言死？”婢闻其言有因，哀祈曰：“好男子曾寓目否？”曰：“卿能明告我，或者璧能返也。”曰：“我秦氏婢娟奴，日伴女公子。主见婿家贫，欲改适。女公子日夜哭。妾怜之，请以妆台中旧蓄者，约五百金，裹以鲛绡，附以雁字，亲去作寄书邮，付与小檀郎，嘱入都，谋战捷，好亲迎。堕其物，必泄其谋，乌能不悲？”言已大恸。曰：“然则将若何？”曰：“死耳！”南探怀与之，曰：“是耶，非耶？”婢见即伏地叩。南挽之，示殷勤。婢曰：“子乞人，得暴富，弃之甘乎！妾将何以报？”曰：“报我不难，恐我之所易，子之所难也；我之所甘，子之所苦也。”曰：“试言之。”曰：“仆虽冠，犹童子身。子貌美极矣，未知能令我真个销魂否？”婢赧然，徐报曰：“君姑待我，行行即来。”婢资金玉去，南亦僮僮出东郭。三日后，偶经园外，远闻莺声，唤曰：“来乎？”仰视之，婢也，笑而招以手，门砉然开，南遽掩入。湖山石畔，芳草如茵。婢曰：“以此

聊报大德，可一不可再。”南曰：“诺！”方将偃抱，见婢以红罗盖粉面。南笑曰：“子秀色可餐，方欣饱看，博须臾欢，何吝而抑藏乎？抑娇羞故态乎？”婢以纤指向上曰：“青天白日，不怕神明耶？”南蓦如棒喝，情魔潜遁，遽起曰：“子畏神明，仆宁不畏乎？”持竿携篮，喃喃诵“青天白日”四字，出门去。婢遥遥致声：“君每日日中来，当分己食果君腹。”南瞑目狂奔，亦不计园门闭否。明日市上行，有一相者，呼曰：“丐者来，子卧蚕下，何来此阴鹭纹？应在三十六日，必有非常遇！”曰：“吾日唱《莲花》求生活，免沟壑足矣，尚欲追踪荣阳公子耶？”曰：“不然，验当酬若干？”曰：“十千，诬则若何？”曰：“挟我双眸子！”曰：“先生眸子危矣！”至三十五日，丐如故，走告相者曰：“眸子权寄尊庞一宵稳。”相者又视之，拍掌曰：“得矣！边城紫气透，当先得财。”南曰：“诺。”明午步长街，忽有牵其裾者呼曰：“月儿耶？”南颈有月牙痕，故小字月。视其人鲜衣怒马，貌若贵官，姑应曰：“然！”其人惨涕，曰：“儿何至此？”南蓦忆曰：“璧叔耶？”曰：“然。儿曷随之归？”寓庐中，起居华灿，叩阿婢亦甚慰。因缕述颠末，哭失声。叔曰：“久审尔父母歿，待函询无回字，乃在此耶！吾年老囊富，无子息，今得犹子，不愁继续矣。”立命婢媪，为更褰褛，且濯香泉，依旧翩翩，颜色焕发。婉述相士神，叔命以十千酬之，欲招致为叔鉴慈颜，不许。旬余，忽以千金付之，曰：“儿既废读，当学贾。”以齿稚辞，曰：“试为之，无不利。”南束装买橐，过江运白粲，大获。明年今日归省叔。至则门户犹存，第主非是。询居停，曰：“子去后，尔叔亦他徙，且不知徙何处。”南茫茫无适从，因思江北新置

宅，曷归而侦访，扫墓瞻仰？榜人频催，腰缠余五百金，即金购柏油，压船。渡后，北风怒号，江冻十日，不能解。柏油值顿昂，获利可十倍。更于宅前设缎铺，以三千金为母，招老成者四五辈，司出纳。又一年，心不忘叔，一人渡江，搭散入船。中流风大作，浪如山，霹雳大震，同侪者十数人，咸见云中现极大四金字，曰“青天白日”，笔画分明。众诵佛禳之，而字仍现，雷复鸣，船几裂。众急曰：“上天已明示恶人，事各自省，无累他人。”南挺身告众曰：“此仆隐事，诚不可以告人，敢相累乎！”急向怒流踊身投，昏懵中，抱得枯槎，听其掀簸，耳听雷雨骤下，火光窜金蛇，须臾霁，视此身如一点萍，乘万里浪也。忽一官舫鸣锣挂帆来，呼曰：“速救活抱槎人，赏十贯。”旋来红船，挈而登。官舫人非他，叔也。互惊问：“叔何处来？”曰：“吾移居通州，偶游紫琅山耳。尔父母墓无恙，尔之心曲吾已悉。娟奴已随秦家女，适婿家。婿果贵，即迎娶。尔事缘未至？毋燥也。”同之通寓，见婢安好，婢仆更多于苏寓，不敢问。居二日，袖出小折呈叔：“此年来子金总目也。”曰：“烦甚，曷携去？”翌晨辞别，叔又赠以数百金。抵苏访娟，果如叔言。忽遇弄船人，惊曰：“君尚生耶？若辈皆震死，船覆，吾抱缆始免，顷泊此修治耳。”南出资赠助之。即假馆舟子家。偶倚白板闲眺，见一美人，乘香舆，随仆媪；复又一婢，乘下泽车，貌酷似娟。尾行三四里，至一尼庵，美人登殿，拜如来。仆媪憩游廊，庵主献香茗。婢闲步，偶见南，目荧荧低唤曰：“青天白日。”南失声曰：“咦！娟娘耶？”婢问何遽华洁？告以故。曰：“钟情者，尚恋旧耶？”曰：“中怀无一刻忘。”曰：“彼此有情，尚不审姓氏，令人齿冷。”

又详告之。旋闻内呼娟，美人偕去。南惆怅无聊赖，踉蹌丛莽处，见一大冢，碑云：东浙寓公、南宫讳璧、玉人先生之墓。志文详叙，夫妻同卒于苏，死近五载，旅葬于此，以待犹子南宫认庵他日寻觅。撰书者：里诸生郁昉。南读毕大惊。回忆叔姊面目，不知此墓中人，何既同名氏，且犹子亦同名？必无是理，而竟有是事。归访文学士，知郁昉第，具冠投刺入拜。昉憬然曰：“君颈有月牙痕乎？”曰：“然。”曰：“令尊叔甫生时，与先大夫莫逆交。先大夫逝，叔甫老伉俪，亦相继逝。易箴前数日，竖嘱鄙人预后事，谋吉壤，作墓志，并嘱君如回苏，即为继续。君从何知有仆，而惠然肯来耶？”南以见墓志对曰：“幸不负先人遗命也。”南蹙额以两次遇叔告，求解惑。曰：“令叔甫生习吐纳，歿能解脱，如子言，其仙去乎？”南遣人如通访叔，杳矣。遂移两骨函，依叔墓重葬。双冢峨峨，加以封植，手自撰文勒石纪事。昉视之，喜曰：“子尚能习举子业，何自弃？”盖昉已前科北闱中经魁，因款留教之读。是秋回浙中副车。昉开筵为贺，鼓吹大作，泥金署墙，把酒向南曰：“君贵矣。芳年二十有一，尚欲歌朝飞雉耶？”曰：“弟有旧盟，痴心拱候耳。”曰：“愚兄代觅佳人，为君权署县君如何？”言未已，即有婢媪扶一美人出，与交拜。南不知所措，昉挽之拜，两行画烛，送入洞房，亲为反扃双闩。临去顾内曰：“今宵好报恩，毋再怨我夫妇累汝。”漏静，揭巾微睨，则红粉露垂，香肩玉削，颇似娟，亦低唤曰：“青天白日。”新人微粲，曰：“闷葫芦打破矣。”南闻之大喜，始知尼寺美人，即昉妻，当日寄书人也。夫贵，娶已两载，极敦爱。娟重见南，始为贞述南来访始末，贞为时述副车之中，赖昉力

夤缘关节，始获隽。其所以不即以娟与之者，恐误读耳。少顷入闱，绸缪犹处子。明日谢昉，昉亦谢，至是始道破。昉曰：“君遇遗金不拾，仆亦留全璧以待也。”从此秦越一家，亲爱如手足。南旋即援例，谒选官扬州司马，携娟娘去。颇不自讳，每谓僚佐曰：“不图黄榜中，亦有卑田院中乞儿也。”

懊侬氏曰：昔披裘人云：仆岂拾遗金者哉？然高人遇之易，乞人遇之不易；至美色当前，悬崖勒马，此等功夫，尤不易。伟哉南宫！宜乎苍苍者报以厚德也。吾愿普天下男儿，无论富贵贫贱，当人人书“青天白日”四字于座右。

银 雁

江西某郡，有地师杜君香草，青乌术最精。尝与富室儿李十九友善，其父故，杜为走山谷觅地，草屨几穿，阅三载，始得一穴，沙水分明，良为吉壤。居邑之东山，距李宅四十余里，山故幽僻，树木葱茏，游者听樵斧丁丁，与岩寺午钟相问答。而西山居其前，俨如屏障，苍翠溢眸。杜得意非常，告李曰：“此福地也。令尊人古道，为乡里重，居此谅无愧焉！愿公等更修德以培之，则子孙贵真莫及。”不日，杜为点穴。李兄弟扶椽窳窳事蔽。杜往浙，应贵人聘，厚赆远行，一别两载。讵葬后，家道反不如前，叠亡人口，其兄李十八夫妇亦偕亡，遗一娇女，名银雁。弥留时，殷殷以弱息相托，泣曰：“吾夫妇他无所恋，惟劳吾弟看顾银儿，则瞑

目泉台下。”十九亦泣，受遗言。女年甫十四五，风致袅娜，不惯操作。其妇翁氏，黑心符也，时于藁砧前，訾犹女懒惰。久之，遂信，垢面蓬头，沦入赤脚，女始伏枕上泣，继对木主啼。妇怒，施鞭撻。女奔告叔，反縶其手足，而毒楚之。诸婢环泣，伏叩请代，不许。雪肤流血，一线仅延，妇怒犹未已，幸先陇邻庵老尼来为翁氏讽《受生经》，急代缓颊，始释。明夕妇欲礼佛，索温水盥手，女误以冷水进，大怒，欲笞其背。女惧奔投门外溪水，见亡母冉冉自林中出，悲告女曰：“儿无苦，且随老尼遁空门，则生矣。”言已即杳。女正惨痛，忽闻门内喧嚷，翁氏自批颊，作亡母声詈曰：“狗贱根，何仇欲杀吾女？”十九奔入，知为亡嫂怒妇恶，代哀之。即唾其面，数责万端，急寻女得于门外，审觅死状，携入。妇即抱女，哭失声，旋又自击，以木杵捣阴户，血淋淋流出穷袴外。禁制之，力猛于虎。一室大诤，邻舍登墙窥，鸡犬皆惊。老尼素与银母善，合掌曰：“善哉！善哉！大娘何暴也？老身为证，嘱渠改过，善视银姑。”不许；“早为银姑觅佳婿。”不许；“寄养戚里家。”仍不许。尼戏曰：“无已，其将付老身携去为弟子乎？”妇闻即稽首拜，曰：“愿以掌珍烦大师接引。”问：“如愿否？”曰：“愿！”十九知不相能，亦听其外家，明日亲送之庵，拟即削云鬓。尼曰：“尚早。”瞑目坐蒲团炊许，张目笑曰：“溪水何妨随石转，岭云更有出山时。”十九临去，谓女曰：“儿有所需，可暗嘱师父来取，毋轻陷不测也。”女涕泣牵裾。尼大喝曰：“痴儿既皈依三宝，尚作婴儿恋乳状耶？”急送十九出，掩庵扉。由是扫地焚香，钟鱼梵呗，渐授以禅课焉。年余，十九益困顿。戚属咸云：坐新阡不利。有识者云：右沙太耸，即利，亦只

发女家。明年杜归，目睹李之情状，大惊！心亦疑 殡宫 风水。然昼则出山谷，夕则挑灯比对书册，均无误，终不识致困之原。一夕假归家宿，夜梦天女至，烟鬟雾鬓，仪态万方，告杜曰：“汝亦知李墓不吉所由来乎？吾山神也，特以诗句告汝。”诗云：

千里来龙结一匏，左根右叶长根苗。

天生福人住福地，无愧惟有西山樵。

杜心欲咨白，而天女遽作霹雳乘云去。杜惊寤，急往西山，寻一泛常穴，为李迁葬。诡云前穴地脉，为山风吹破，不足宝也。暇则裹粮入西山，物色樵竖，匝月无一遇。一日暴雨至，视岭右有衡茅数椽，急奔避。一婆婆老妪，縗服出应客。堂上悬桐棺七尺，繖帐凄然。云伊蘖砧，亡周七年。问有哲嗣否？云仅一杜姓佛奴，其名盖渠，父梦佛而生者，因贫习樵采，日在东山云深处。言已唏嘘，向外翘首云：“顷将遭雨，恐归来又似水淋鸡。”旋入以山茶炊饼饷杜，餐饮颇甘。须臾，一少年荷樵冒雨归，眉目端好，器宇不凡，见客支揖如儒者。杜知为佛奴，自陈同姓。佛奴入，与母言。少顷，又出与为礼，如见长上。杜喜，与之闲话，辞均闲雅，无俚语。告妪曰：“文郎不俗，何不令读书识字？”妪曰：“儿幼曾就村馆。渠父既歿，未亡人又衰迈，全赖是儿斧柯供菽水。”问佛奴年齿，则云十七。是夕，即就地藉藁止杜宿。晨起，出腰金二两，酬茶果费。妪笑曰：“母子虽贫，而非卖茶果者，矧同宗者耶！”坚却不受。杜知不可强，后累过其庐，礼貌均不衰。一日见佛奴，获双雉归，烹而登盘，味极鲜美。盘有余，收入供母。及偷瞰佛奴，则仍咽粗粝。杜大敬重，告妪，拟为佛奴觅佳偶。妪喜曰：“儿年已